



哭

純德兄

謝芬德

七哥：去年十月，你在醫院裡給我電話，說你肝腹水，聽後，我很震驚，深知不祥，我勸慰你好好治療，好好養病，又說心理治療也很重要。後來，我給你電話，你說你已回家，我很高興，只等春節在電話裡向兄嫂拜年。誰知元月中旬，多倫多的又新姪女在越洋電話中對我講：七叔已於一月九日仙逝了，我大吃一驚；猶如晴天霹靂，忙問她怎麼知道的？她說：美國丹佛你小兒子告知的，我才深信噩耗屬實。我趕快給七嫂去了電話，她說：你的肝病和心臟病奪命，又講了些你病中情況，我放下電話機，思緒千千萬萬，止不住的淚水，哭不盡的兄妹情。

七哥：你堅強勇敢，大概以為這次病又能挺過來，連你自己也未料到去得這麼突然吧？真令人難以接受。

七哥，你走得太快、太早了，你比我大我一歲，八十六歲，不算老，再活十年、八年不算多，活一百歲也不為奇，因國人的壽命普遍

提高了。

七哥呀！你這一走，丟下視力不好患高血壓的嫂嫂怎麼辦？日日夜夜有誰攙扶呵護她，女兒們忙，頂替不了你。

憶○二年春，南京九所高校百年校慶，你和嫂嫂都參加了典禮，活動等，來我處小住，八年未晤，真是苦相逢，大家好高興，我們話家常、合影、逛莫愁湖公園，此情景歷歷在目，誰知道這次分別，七哥再也不會來南京了。就在這年暑假，我和上大學的孫子回湖北探親訪友，我和外甥以及他的小女兒來看你和嫂嫂：你們把我們當客人熱情接待，還在餐館包了一桌酒席，你把侄兒侄女們都喊來，我們三代人歡宴，多幸福、快樂、熱鬧！此場面怎能忘，也難忘。誰知這次兄妹分別，竟是和七哥永訣，太令人傷心，恨蒼天不長眼，不佑人，上帝也無情義。

七哥，你一生樸實無華，勤奮圖強，你博學多方，對國家、人民族間，都有功勞，你這

一走，我們謝家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像你這樣多才多藝的長者了。

七哥，你走了，猶如族間倒了一棵大樹，猶如謝氏大廈突然傾倒，乃不可彌補的損失，《棗陽文獻》也失去一位優秀作者，可悲、可嘆、可惜！

七哥，你對國家盡忠，服從調配，哪裡需要，要你到哪裡工作，不畏艱苦，不計報酬，勤懇出色完成任務。你熱愛工作，不斷的技術革新改良，並寫書、寫文章，被有關部門發表重視，你盡心盡力，對國家、對人民奉獻了畢生精力，是個好「高工」、好幹部。

七哥：你對父母盡孝，每年為伯母生日寫壽詩懷念，不忘慈母恩情。你和三哥瀝心瀝血將伯父遺留的詩詞稿整好，付印裝訂成冊，名為「蓋桂軒詩集」，讓族人和後代閱讀受益，並將此寶集交省圖書館永遠收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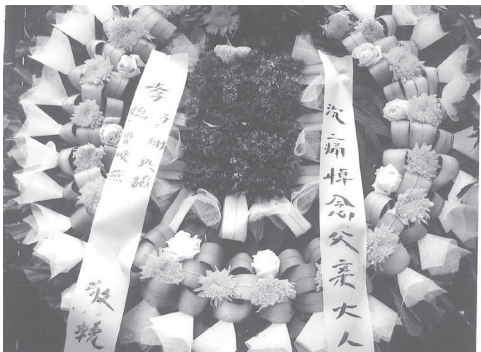
七哥：你關愛族人，重視族間，為了完成「謝氏家譜」，不嫌麻煩，多方聯繫，搜集材

料，並親筆寫了一本「謝氏家譜」，又取得台灣族人的支持和援助，將家譜付印裝訂成冊，讓謝家人都能看到，了解祖宗和姓謝的許多族人分布情況。

七哥：你還寫了一本詩詞和一本回憶錄，名曰：「餘生偶記」。這些書，都是族人和後代買不到的精神食糧，讀後受益匪淺。

七哥：你又忙又累，四季忙了筆耕，還抽時間刻印章贈送給海內外至友親朋，連我的小女兒夫婦和外孫也各擁有一枚，成了永遠懷念的紀念品。

七哥：我知道你還有許多準備做而未來得及做的事情，有誰



替你執筆呢？到底是些什麼事呢？成了永久的謎。

七哥呀！你一生坎坷不得志，並且受到不公的待遇，身為高級工程師，但住房小，工資少，你和嫂嫂除了一九九三年—一九九四年在美國丹佛你小兒子（遠濤）處生活一年外，你們沒有過到一天的舒暢日子，加之晚年又有病痛和不稱心的事情。現在，七哥，你走了，解脫了，你到另外一世界去享受民主和快樂，願你走好安息吧！

七哥：你雖離開了我們，但你的音容宛在，精神千古不朽，永遠是大家學習的好榜樣，永遠活在族人和晚輩們的心中。

親愛的七哥呀！你一身正氣，兩袖清風，願你的自豪、驕傲、欣慰的含笑九泉。

你信中稱呼的

芬德族妹泣寫於

二〇〇六年四月於南京

龍江小區蘭天園三十五號一〇二寓所